

元文類

卷五十九

之六十二





元文類卷第五十九

神道碑

湖廣行

左丞相神道碑

姚燧

初公以中書左丞下江陵四驛聞 大帝為大燕三

日曉近臣曰伯顏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

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南人心未牢必翻城為

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

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絃戩虞朕喜以此御筆為

北庭書昔魯魯合西地所止工阿力海涯為大將有

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御為阿虎耳愛虎赤嫡



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一億萬維臣之中降是  
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正八語之溫崇功襮德匪  
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  
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即江陵民封之千家  
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阿  
夫拉下賜之金罍曰埃至而省必合樂鼓其曲飲  
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  
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鷗凡所以侈服貴近田娛  
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比庭人妣夫人獨  
堅呼突盧化胞生割而出考何散合徹弗善也

將棄之夫人不忍遂請  
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勳  
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  
舅氏習拉帶達拉寒所異  
大及從事文將卜隣吉帶  
呼魯僕化從受北庭書又  
大帝潛藩已未從濟江  
徒挺矛春殺之攻鄂先衆  
喉出項帝舅之賜銀為兩  
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  
凡再使求之皆為大



蛇竒獸所懼莫至最後遺公其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闡察耳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為中書省郎中稟曰久侍禁庭已著必力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正以當可事宜為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曰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用京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竺竹領鷹坊凡鳥獸皮角

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雁馬師獵戶再兼中都路闡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令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托必為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為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為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



來蒞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  
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  
今平章范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為尚書  
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  
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  
以為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  
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  
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  
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岸積薪燄貴果結戰艦

為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櫓門關又  
明年遂請以西域駁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  
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  
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  
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  
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真拜參  
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  
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為兵十萬合舊軍  
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  
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



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為城橫鐵鉅鑊斲艦江中築礮壙弩過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以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崔貴逆降大軍去而後叛及漢陽故平章復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

千戶馬成為導由己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菜秉耒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哈公畱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閩安撫高世傑將艨艟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為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功者



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  
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  
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禕孫辭疾高節度達出  
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  
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  
惇牧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  
窮而來歸棄江陵市襪孫徵至京師死猶沒入其  
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  
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  
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

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  
礮鐵坭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  
命諸將凡所由父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  
後也自令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衄  
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  
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  
大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岳法三之發倉  
以賑餓人傳檄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  
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  
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



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  
公以靖江遠中一非長沙匹民性驚囂易叛難服  
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阮之市  
斬暨傳檄下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  
宜賀化高容欽雷為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特為  
州三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輝  
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迤舟承制以萬戶史格  
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  
哨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  
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眾數萬小方千

數在在為群與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  
偽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畧地海  
外無為賊巢過邠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蹠  
地出泉入資

一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與

珞已戍海南白沙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  
擊與珞并獲偽使母文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  
南寧萬安吉陽聞偽土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  
經畧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  
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  
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



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  
勅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即與夫人訣  
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  
葬都城西高粱河公兀配帖力 帝旣才公勅陳  
老頴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勅復以其妹爲繼  
自陳三召傳至京師 順聖皇后爲加幘服白金  
爲兩二千五百男六人帖力生故資善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左丞忽失海涯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貫只各繼郝  
生輔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場

王帶一品服和尚如夫人者蕭生拔突魯海涯阿  
昔思海涯騰生突魯彌實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  
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恆里斯班一適承  
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六  
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傳  
詔丙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突海涯合滴力  
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濶里吉思子  
字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埜斜餘幼後公薨十  
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  
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徵是爲銘嗚呼兄弟



爭與昭揚先德於世  
書善作者不  
慨歎於武  
青垂譽竹  
成淮西

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  
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  
視南國為奇貨思圖形丹  
及襄陽下方  
淮東渡

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  
忌邪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  
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  
將相雖瞠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  
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

廣東河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犴被  
毳大主小酋其錯輻裂連數千里受靡聽令者猶  
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  
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  
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阿拉韓平章十二  
奧魯赤虎突帖穆兒阿力史格呂文煥帖穆耳僕  
花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  
峻突完顏訥懷闕出柔落也訥左丞四闕出海唐兀  
帶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璋張  
鼎樊揖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孛羅合答



耳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  
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  
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  
及定湖廣税法畝取三升盡除末他名徵後征海  
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  
爲虐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平  
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  
安興安皆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幘可恃爲捍天混皇  
輿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

於晉陳兼於隋矧趙遺胤罹靈生東有炎朱光  
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 大帝神武不世行所  
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鵬舸浮江亦旣  
越之歸正丹袞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  
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用平 帝曰俞  
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  
而東四萬其徒畱後卑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  
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  
皆勦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龍言綏心亦孔  
棘又錫武庚子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知



公勞 大帝簡在衣裘禽集靡有遺賚不事故常  
墮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罍合樂而  
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  
傅公司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間是宅壽止名垂浙  
浙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  
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其北居  
庸盧溝在西北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平章政事世元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法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  
上社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二子山東宣慰

使渾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  
河南省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  
請曰先公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  
大而雖偉者不及今焉鑿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  
以眎遠胄於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  
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  
而公之曾孫蘇木曷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  
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 太祖時太疇盛疆畏翼  
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 帝何負汝而爲是竟  
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 帝貳之曰汝



元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  
不終事 帝者有如此矢 帝感其誠易名屑屨  
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

帝後與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  
先發其將木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屨請曰戰猶  
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 帝訣曰  
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 聖慮者辰入疾戰  
大敗其軍晡猶逐北勅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  
腦中流矢 兵中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  
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 帝曰曩只里吉

爲敵將實禦屑屨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屑屨子  
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  
家 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  
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  
郡王歸奏 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  
差次惟視 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

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  
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  
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 帝曰汝忘而先玩  
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



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  
十六爲斷事官 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  
不哥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  
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勲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闈無  
輒誰何李壇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  
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  
哥赤爲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  
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真舉公且  
言敗事臣請從坐 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  
死第年少目不知書 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

尚書別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  
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  
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  
負金六簾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  
不安其心以利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既至盡以金  
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真  
曰卿舉得入賜兼金爲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  
角惟忙兀六時夥於常歲 帝曰其報賜之自今  
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刺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  
博羅驢八年授昭勇大將軍石衛親軍都指揮使



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  
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  
曰其右受伯顏阿木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  
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  
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  
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掎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  
可頌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遠此數百里其守  
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  
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  
之一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淮東諸州

猶城守故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  
南堡戰白馬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  
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揆竟拔揚州斬其制帥  
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葡萄酒介冑  
弓矢鞍勒曾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  
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  
昌賜玉璽帶幣帛與博羅驩同署樞密院事未久  
授北京右正人旣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  
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  
長節度不復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



矣不能自陳今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日所出入  
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  
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靈斬伐平民妾其婦女  
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與疾入  
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德  
入勸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  
諸是軍皆嚴之十六年哈刺斯博羅斯幹羅罕薛  
連干皆疆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  
往凡君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  
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

不可舟惟車輦而畜石月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  
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且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  
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  
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  
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  
按察司隨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  
顏反 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 太祖分封東諸  
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  
其九忙兀兀魯札刺而弘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  
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



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  
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  
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  
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淫雨  
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  
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  
塔不帶斬忽倫輩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  
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  
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扭  
於屢勝一日不虞天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

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  
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為天相忠義後逐北極  
於東海之孺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  
於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  
力賊平勅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噐延  
春閣召東徃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  
是噐幾何盤帶有無公口以陛下威德奉身之  
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  
人則伐其能以業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  
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噐五百兩廿



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  
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未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  
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兀而告廉訪使  
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勸置巡屋器械  
於村又周劉光店爲墻四其門扃鑄司夜出入詔  
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  
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坳不思佐國  
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驟馬十有八疋  
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授

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爲令河  
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潴爲  
臣浸分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  
上元貞二年  
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忙兀  
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奏安州五戶歲  
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  
軍上以爲益勅通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  
十幣帛三陞辭之日上諭之日卿今白鬚  
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真宣  
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



右則屬之伯顏阿朮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朮  
皆有田民而博羅驩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  
豈彼恥自白耶其於淮東所嘗戰地一高郵已籍之  
民賜五百戶以上申下率之上而中下各二及  
圈背銀倚比再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  
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祐王藥木忽而  
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駙聞始是時王叛由其父  
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馬來歸宜盡去前惡以勸未  
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  
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帶夏旱  
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六賂於官大為釀務高  
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醜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  
富蓄凌轢府縣肆為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  
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  
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  
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  
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  
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  
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



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  
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  
討叛臣四征一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  
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  
堂奧之朝夕一烏雖風雪皸痠其膚鋒矢交集其躬  
飲食飢渴不<sub>止</sub>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  
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風上尤眷重之若  
世祖身御纛<sub>以</sub>隼<sub>以</sub>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  
惟以賜公海<sub>不</sub>青<sub>雜</sub>鷓<sub>先</sub>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鷓  
鷓<sub>亦</sub>玉如聖<sub>如</sub>皓<sub>曰</sub>是禽惟朕及鷹師所<sub>以</sub>鞫<sub>以</sub>卿

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  
地平行而遠且多陂澤鵝鶴所集時出縱之使民  
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啓邪心皆殊錫  
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  
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  
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  
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  
薛徹干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  
孛蘭朐次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  
宣慰使必宰牙幼在實銘曰



皇矣

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  
一其中矢矢瀝告 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  
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由賊  
叩輪懋功是創 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  
既王其子迨分茅土 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  
其家公祖王季勤勸克類再傳而公 世祖之事  
勲閔遺苗 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  
禁闈無止入出翼翼 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  
患靡干承命即往 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

甌閩炎陬金山遐邇以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  
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  
鈞踐 先聖 今取王賚予優優良駟天閑蒙隼御  
構橐韃介胄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丘皇矣  
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界  
之神孫神孫 世祖一闢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猶  
判孰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截業百城罔不  
簞壺竭屨義聲傳其國都孛王銜璧最爾淮東諸  
州猶壁詔公進攻湯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  
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



陽江嶺外內於乃先烈先光以大嘗聞古先哲侯  
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  
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燾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  
衛從 太宗戡定中夏又勸平宋彭義斌淑擾山  
東 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剄於兵戶不足萬  
故國以兩州祖納忽 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  
合之釣魚山戰疾力 考掬旅局監其國以  
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日二日生公

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  
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學  
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思兼  
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  
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  
見 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  
濊溽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  
侯王稱兵東北 帝自將征入廿六地矣軍中夜驚  
公出撫遏入識言音喧嘩一寂梁旣平爲奏兵  
餘之民艱窶剥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



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師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入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稍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益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尚書省。所通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鉤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募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輪。其隣追繫。收坐岸。

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青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薰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介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旣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



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  
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要東木皆醢以謝天下以  
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為 帝所志怒御史  
臺臣不善癩惡坐觀政此其自出汝罪皆曰奪職  
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亡有怨於臺乘其憑  
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孫盜燒鈔八百  
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土不入抱案

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為二以縫留半印公曰  
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杜可半印案以訟人  
餘半烏在其入言塞 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

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  
省福建賜為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  
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  
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  
柵不攻示以敷聖暇晷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  
仆鼓賊或偽降計覘其何為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  
昔由不堪汙市之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  
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獨入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  
者目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南犇大兵隨之偷生



鳴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戩自是方  
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

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  
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 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

之元拜江南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  
鈞今參議中言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

教化而刀筆之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賦以  
多為功至迫之丁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

敗風教者我之責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  
帝聞之以為如何職風紀大體微意 栢臺七年改浙

省平章政事廿六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  
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

之當水出滄海為圍田以故瀾漫浸灌沮洳廣遠  
民不可稻公故卒數萬浚決捷石堤之導水入海

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  
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轉力

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  
方 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

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  
朝之士在野之民齎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



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  
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  
昭炳白樂施為仁不富之實官給轎車始克歸葬  
于徐邳鉅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為  
公之營魄結為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妣  
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  
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於戲  
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為人臣下賁幽墟可謂  
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  
於公光嶽氣終以娠是元巨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  
開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  
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  
彌憑怒安邱大沃宸聰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  
贈金汀漳風盜知公來臨投其及斫耕鑿謳吟  
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  
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抗先民  
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  
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



元文類卷第五十九  
救時望失將寔之徐方岨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  
彰嗟茲元土苗自神禹位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  
伊何淮流在商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鬻彭城其  
水瀰瀰初公苗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  
於皇 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祚上公是命旣土  
旣爵傳子而昭祿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元文類卷第五十九

元文類卷第六十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燧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  
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  
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  
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傳之聊城丞掾陝  
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  
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  
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



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夫夫習於禮者名行祕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蒲履橫經入問爲析疑義

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遠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帥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



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  
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  
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  
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  
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  
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  
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  
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以酒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  
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  
烏有斯人之倫敬事備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

而行抗席而坐一遇<sub>姓</sub>辨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  
平居詡於爲言喪中<sub>上</sub>八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  
牲盡祛<sub>祭</sub>門感世之法公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  
皆黃腸衣衾必絳<sub>疏</sub>竈<sub>必</sub>行<sub>餐</sub>粥悲<sub>憂</sub>爲<sub>疾</sub>杖始能興  
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  
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  
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sub>沾</sub>三輔士夫  
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  
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  
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



童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  
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  
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  
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第今國王和童  
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  
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  
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  
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  
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  
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徒單公復請設取

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  
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  
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  
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  
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  
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  
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  
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  
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  
時務策夫旣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



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筭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背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顛項載時象天堯之欵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偽作四且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故攸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曆廢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室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於曆法益精益求精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



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六二小以正朔望使  
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  
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  
四六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  
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六三小何嘗今授時  
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  
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寅且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  
起司徒及公曰二老白口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  
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田其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  
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從家得請歸又明年儲

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濟儲皇

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  
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  
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  
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  
曰有是哉國衰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  
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  
十有五日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  
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温公  
則公嘗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軒誌其



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  
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  
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  
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  
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  
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  
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  
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  
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蘖之言同  
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

六年八見前十有四廿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  
昭文館大學士領太中書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  
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鉉謂不得  
君知名而召旣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暫交  
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  
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  
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  
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  
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  
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於



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以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墓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冑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祿傳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於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蒞令聞之延已徹宸黈束帛粲粲賁及林藪丹宸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倂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群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九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衷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諸后曰今識洽黃耆惟汝爲可肱股



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  
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想垂詩千齡  
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 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  
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仁可謂必世之  
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  
故不取恥當特明哲保身以薨 帝為震悼賻楮泉  
為千者千五百閔惟子焯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  
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

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 裕聖太  
后以嘗侍講 裕宗言之 成宗贈謚榮祿大夫  
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 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  
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謚仍其舊又  
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  
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  
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為神明之後歷三  
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  
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  
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



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弘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閔門使金州團練使玠生閔門祗候武德將軍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仲宏生公及弟楨詒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

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郟亦出以誦自期甚高不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折行位與之遊召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見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採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



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  
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  
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丘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  
無殺吾孩乃死公聞 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  
春宮教之俾揚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  
公六年况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  
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揚中  
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鑿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  
公所招將盡阮之大將皆葭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  
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公以覺數人逃入竹中潛

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援德安得江  
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  
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  
筦與之言信奇士出公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  
不欲北與公訣斬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盈  
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履被髮  
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木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  
存則子孫或可傳緒自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  
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  
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



郎中牙魯瓦赤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  
競以掊克入媚以公希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  
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氈簾間遣人  
追及與之遂携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脩  
二水輪誅茅為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  
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  
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  
遁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  
人曰幾褫五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  
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鄉尚

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  
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幾廣教弟子揚古為沈氏活版  
與近思錄東萊經史以誦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  
許魏國文正公魯齋仕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  
老下至醫卜筮兵刑以貫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  
過魏與竇漢卿相聚世不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  
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  
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止石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  
從事於小學四書為世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  
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一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為



世大儒者又公所梯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訖脫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逃脫兀脫幼田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為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亡又應璧曰汝非棄牙魯瓦赤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吉吉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臨問而言父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一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為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驅馳宣力

盡其平生所學敷心瀝膽為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叙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負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一權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惡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



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  
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  
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墮則民  
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  
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徃復之  
擾攘闕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  
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  
以子爲母如犗生犗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  
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  
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䟽施張之

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 上竒其才由  
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  
丞相木上各見故右丞不華吉丁今司徒買奴爲  
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  
憲宗即位詔凡車民在赤老温山南者聽 上撻之  
大爲張宴群下能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  
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  
遽問且今天下工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  
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庭臣  
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



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  
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 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  
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 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  
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  
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  
分有由是降附略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  
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  
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  
耕積穀高廩邊陲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  
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

陽制閭倚角東連陳亳淮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  
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魏諸州陝西則移隴右  
汪義武公成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成都割河東  
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官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  
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油關沔池轉粟入利其年  
大封同姓勅 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  
河徙無常土薄水淺鴻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  
上古名天府陸海 上願有關中 帝曰是地戶寡河  
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白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  
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生九腦而夜宴群下公爲陳



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日勿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番日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北置司旦撫司以揚中書為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心王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示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實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

先至諭旨彼以為誑磔廿六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風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素帛為幟書止茲以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珥水由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為文以祭賜其家人歎歎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轂數升時搖木盂以飼雪深三尺八軍馬所經踏為冰梯惟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亦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



至八州諸縣論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  
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且或讒王府得中七心  
帝遣阿藍答兒大為勾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  
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罪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  
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  
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凡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  
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王以行為父君謀疑將  
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  
策思父之曰從汝從汝生兒遣使以來觀告時帝在  
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胃不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

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

天顏始霽大會之次

上立酒尊前

帝酌之拜退復以工及再至又酌之三

至帝泫然

上亦泣下竟不令去付所白而上勅罷

關西鈎考廢行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

帝規

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跪指瀕江州郡津步

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及

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瀝汗駐兵結層樓蒙

以臯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

謀軍中比為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

興聞叛王將為非覲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



梁以歸帝即大位以三文統為平章盡出藩府舊  
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  
以公為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  
當入覲陸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為奪其  
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  
賦後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  
召公見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土木各而為  
丞相惟專從衛宮闡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  
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  
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

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為訟及  
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  
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  
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  
守臣負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  
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允庶等版洛士  
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  
禮盍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  
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  
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昔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



考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  
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  
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脩內治  
外敷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  
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  
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  
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  
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  
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  
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

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

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

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以中書右丞相安童

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

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

聞否亦當一一參攷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

錄以聞李壇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及有迹矣帝問

卿料如何對曰使壇乘吾比征之釁留後兵寡瀕

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

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



齊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世末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群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仕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如此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歲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爲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爲文統流亞械

繫于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詞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



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  
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耆成日講治道如邢  
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畧宣撫  
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  
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  
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 先帝陟遐國難並  
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  
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  
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  
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

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 陛下  
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  
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  
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  
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  
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 陛下  
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  
改月異如始裁之木生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  
毀遠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  
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 帝憲爲繹五年用兵



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  
問其事宜公對曰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  
主券軍縱還熟米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  
舉奏如求大將北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  
事伯顏不可七日左丞相伯顏陛辭付勅書惟逆  
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  
一人汝能不殺曰死亦一擄也既齊江下鄂使至夜  
召見公帝憂見色已曰自太祖世既定天下列聖繼  
之豈固存之令古人帝制南國邠益天命未絕朕昔

濟江而水難作天不終此大惠一而歸今伯顏雖濟  
江天能於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  
命未在上古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  
以進公上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  
責負歲結常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  
殺虜之切非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  
隅降城二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  
捷者然白口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  
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  
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



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  
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  
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  
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  
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  
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况今民  
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鳴爲亂  
祖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  
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

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  
酒酤權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  
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  
推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  
評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上子八見者必  
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  
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  
者公曰靡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  
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  
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



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言 帝急命從臣扶  
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  
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  
今 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邪惟會密院  
趙良弼賻俸半歲為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  
安西燉僉准西提刑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  
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於西  
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菑山之陽公天資含弘  
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  
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留中憂患之來

不見言色 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  
京晚屢<sub>以</sub>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  
不一出言恃其父故千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謀  
必反覆中心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  
公獨遺明<sub>以</sub>墻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  
賢材烏<sub>以</sub>不聞其鎖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  
恩乎他<sub>其</sub>眾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  
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  
書為先雖<sub>以</sub>戴惠文身為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  
亦手披<sub>以</sub>誦是書求厠士列者徃徃多然故中書



左丞之制以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視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祐能規一幅隕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密伯顏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曰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

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祜公焉不效於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由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煒李出今中泰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亦出姊完顏出姊卒姊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孫公卯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在聞承乏翰



林復世公官恐八事業不能詳盡不敢下他詞臣  
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  
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 天子心啓莫匪臣舜察  
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

世祖方龍躍淵載牽徵車遐蒐逸賢即輝起之爰  
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忼一介盡其平生  
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俯身以始賢親畏  
天愛民以次申以世條揀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  
在綱 上總兵民公請民去 上受封國公擇地所

上征南詔公陳邊劉

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

神武操既有要天下正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

蜀尾淮免夫春秋剽劫去來汴置經畧秦以宣撫

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為

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 帝適其歸大

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詎萬方 帝思舊人台袞用

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廷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為

大農尋拜左丞申以主具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詔

謀新國昭文禁林必日見及 後聖相承言行其

生沒為法程謚以諱石既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



太師莫尊國魯哀榮並石斯人書穹碑比其生全千  
祀可貽

元文類卷第六十

元文類卷第六十一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燧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  
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魯  
大父衍金紫光祿大夫魯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  
河東郡夫人考顯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  
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汧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  
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反寇入官行臺于時法  
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為兩半百



峻絕不取 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勅有司月給  
白金爲兩百 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  
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  
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  
相下他爲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  
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 帝自將討叛王漢比漢人  
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  
其周旋奔聞鞍瘝之鄉不懈益勤也 帝問卿郎俸  
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勅增之公曰品制  
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

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  
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  
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  
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爲  
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  
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  
制勅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  
林十年襄陽下詔令郎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  
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准  
安忠武王伯顏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朮以



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  
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  
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  
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閩遣安撫使高世  
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  
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  
却其贄金帛一踐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  
卒無人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飢宋宗室  
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  
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

之勑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  
醫更視疾瘼婁安邦以信陽來歸以其子入覲矣  
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譏加兵公曰爲  
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從十人徃使戒  
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  
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其心於汝柰何  
宜身自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  
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于其徒至數  
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  
併肆其子諸爲亂於市幼主旣降其相陳宜中文



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人<sub>上</sub>死年東南大蠶  
覬侍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  
羣鄴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曰距鄂尤邇鄂  
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sub>公</sub>檄曉曰汝皆  
平民爲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  
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  
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sub>復</sub>齒平民不蹤  
迹其旣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  
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sub>稍</sub>離渙壓以官  
軍遂盡株檄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

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sub>姓</sub>名返家爲尉

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

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

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sub>人</sub>姓初無與知

柰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

往吾能必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

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sub>盡</sub>是會其戰不

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爲司命

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sub>雜</sub>新民乘城民

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



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  
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  
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聲至江  
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偽命甚急  
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靳匿將爲後用誅論巨  
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工出其非辜下  
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旣加百六舊官之矣自  
餘蓄此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於水火敢有以  
索兵仗爲名俠入民家罔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  
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塘小民廬室燬盡

者發票以調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  
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  
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  
右丞闌出勲貴曹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  
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於後言  
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  
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  
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  
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  
平纔從兵千營于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



得獮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  
戰不爲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  
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  
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狂  
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馘  
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遏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  
其軍伏仗舟中僞爲商農涇造芟舍生禽萬一與  
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後散駭復其民居後  
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慝誅  
矣廷求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媚其成功

遣使入讒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自  
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

東使曰賈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賤非羊豕人

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

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

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

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

始成戰艦遣宣慰其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

軍興將以是自斬使忽詔下旣江西海艦後期罷

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



月歸葬威州井陘生山先塋嘗取其平生家居事  
妣夫人曲極孝敬必無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  
信氏雍睦無間言祖以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  
馳負書以行從討拓以王度漠有暇猶為世祖陳  
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熟毓德諸子日或  
至其舍出門交友始矧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  
府機弄尤篤故舊故以第適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  
大享其日每風雪所江寒非執豆籩聞鐘鼓振發不  
敢安卧其室冠服亡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  
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

以貴之神道碑

錯簡在後

睿聖大有為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  
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  
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絕安  
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  
之難盜賊附起禍孽而賞勸德綏而威捷徐革其  
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  
仁人未能推守太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  
殺之訓者無公亞亦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  
聖言念盡瘁太帝力加生民嗚呼推忠輔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平章事定國公謚曰文正哀褒之



典無一遺者恩重畫棺公而歆茲可作於九原矣  
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  
鏞令曹之禹城鏗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或  
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  
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  
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直揚萬戶劉遂壽武庫使劉  
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顧成世一弱齡卑官潔慎已至  
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菟以自毗如渴繡泉公焉其  
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為郎左右

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圖日月入告

天顏誕顧

不惟於威不愉於禮下垂十五年政治隆平維

帝之明公猷是經心付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諮

為烈益偉既下江百久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敷澤優

優粟飢藥疾于賦丁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

劾勸動萬為曹以言為兵訓栞其豪民視曰公予

父予毋胡不像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出涕齋咨

洪聞其來人栞以法婚既繫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

逃于彼登木南安勅狂不缺斧斨僭偽都昌生致

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時



非位相死而罵長江時若公沒世不忘謚于太常  
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令子有必歸山螭石廟  
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  
父俊材而略 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  
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  
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  
定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  
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

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藁  
右副聞亂已艤舟滹沱即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  
走壁抱犢旋踰河 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間東

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  
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師敗績右副死事  
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  
年二十有二始入侍 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  
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  
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丑  
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



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鵬舸求先濟教遣他將  
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  
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官奉  
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  
也而不爲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  
所可知如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  
陳十事六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勲闕王孫夙以賢  
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  
爲乃從旁代對慷慨悃詳切如身條疏者始得開可  
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於釋崇教抑

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

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

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

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心孔孟之道而爲賦詩何

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

公覈監布告毆得誣杖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

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

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於

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

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



曉官臣曰方歷以雷震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  
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都莫有關志釋甲投戈歸  
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  
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  
童北伐犯法臣阿黑馬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  
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  
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  
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本富俗惠患多盜勅苟犯  
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凡物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  
令樞密使繞一至中書斷不屬惜贖莫甚恐於

禪乘是隙言儒亦有且德多所干傷勅革之或告  
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太府屬盧某盜斷監布

辨公自外入上曰汝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

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  
關脩身何益為國由是命乃遣近臣猶滿囊毆傷  
臣今所誦皆孔孟言自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  
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官有需其入惜毀成端斷  
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  
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六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  
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隆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



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率  
師至外而疆場內而古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  
命恐後 上問公之言何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阨  
爵以貴汝祿以富汝去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  
移怨而君不戰而坐祖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  
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  
詔徙大都獵戶郢中差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  
器之稅聽民自為以勸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  
者殺無赦在在繫累去曰陛下始以燕王為中書  
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

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仰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  
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為人臣子  
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救而已以臣所  
知盍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勅則理  
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  
臺臣將百人 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  
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  
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  
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 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  
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盜事汝不入



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為必今日開  
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  
人其臣弗便也入言 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  
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君其  
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 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  
汝顧臣而言其息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 上出  
奏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 上曰朕自  
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  
指以為報者凡以楮銀萬緡為壽求交驩擯棄不  
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可

相 上使嗣公為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  
則可臣給事口告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為十八年陞  
局為典瑞監即為卿官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  
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  
宮籞城門直入告徼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  
器尚乘等監皆有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  
權臣累請奪遠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  
日鷄鳴將入朝忽踏家庭氣息奄奄 上遣中使持  
藥投抹不及遂絕傷怛不已猶覲其息勅勿速斂  
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



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最  
始至終實三十二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  
服鞶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  
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駭奔心  
無怠萌口絕勸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為  
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為臣則然其在家出門第  
第敦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倫理  
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  
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  
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毋茲君

側失正人矣一虫貝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  
不加少而奪公曰跡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  
後廿有一年當入德辛丑天子言念其功贈光  
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從封壽  
國夫人男五人上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  
知開州士恭正議大夫典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  
未仕女三人長適中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  
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  
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內供奉守遜守簡守  
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庫大使燮燮次適劉



文鐸幼姆士玠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  
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  
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  
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學司徒文  
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淞行省左丞士選相  
好實再世契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  
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  
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  
職克脩敬慎無尤入膺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

引君當道不剛悻悻不柔容容谷揆義為中關焉彌  
縫或攻聖學真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  
其實務華辭章為利達資何謂綱常足明其心斯  
道力衛病為朋黨彌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  
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為大他隨事  
陳罔遺于外其非建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筆乎  
納言姦竊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黃  
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蜜  
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忠之賻以  
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龍光至是焉極



矧子廊廟清劭執德無石維在竹帛豈足賴垂休  
聲其以是詩

元文類卷第六十一

元文類卷第六十二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史氏自癸酉我

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關  
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  
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關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  
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  
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



太宗大其勛以萬戶俾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  
大名五路之兵 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  
昨城新鄉獲嘉於蘇門五縣繇是故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公以太尉二儿子得節度衛 憲宗征蜀詔太  
尉以公從會其以退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  
留謙州依其儲以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壇反誅  
太尉請裁強諸臣以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  
繼兄終而弟可又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  
小大皆罷之請出臣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  
尉一門一日解上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

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漢大都督權戍鄧  
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為者數年會故中書左  
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之本本大集天下兵  
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  
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  
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  
築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  
應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  
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  
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



絕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戶嘗隸都督  
萬衆從上巳未渡江請爲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  
達江故丞相阿朮公將二十五萬戶爲前五萬戶  
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  
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  
飛七創有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撓法臯  
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旣東從故丞相  
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垣百日礮  
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  
戍招摩逋殘旣集旣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  
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  
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請將獨一品服從攻  
靜江衆皆輟輜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硃  
所集輜輜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鉤接攀堞蟻附而  
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勲貴胄威名非他將可  
輦留治靜江初城旣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  
於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  
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  
募民又賦鄉縣之豪折族城居而所居第宏寂靜  
江曰示吾文此不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



之斷手則屋取傭鬻直已相什百旋為通都民男女為人所奴從主比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為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既立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也鄭何朱國寶劉五剛趙珪趙脩已五萬戶戊賀昭梧融邕馬天麟景劉君進花禮完顏世英李宗張武鄒瑛閩國順

脫歡十千戶戊潯賓橫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上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為真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既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為寇入則吾禦歸則吾備是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為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翻雲南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



章爲書讓公曰吾與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旣亡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唱其爵賞爭起爲應裂裳爲旗荷粉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將盜至以時降斬不得使牢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爲購謀言夏貴已復瀕江之州江路

旣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此車亦搖敵懼耶就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備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公曰委地徹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爲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爲是大爲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界守以土豪日嚴警片官軍行前縱火廬柵隨以民夫具擔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實之嶺方令未



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  
皆城守潭州路絕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  
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  
衆求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趨唐州壁海中  
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再諭降不可  
進兵逼之淵子奔碭州獲其兩都統驪送京師遣  
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  
後差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爲  
糧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之用兵海  
南詔公親戍雷式遇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

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幾及戶賦酒  
酢筭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  
急其為盜首是其說蠲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  
後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  
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  
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  
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  
年要束木以中書主事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  
其遂生之心矣以公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為鈎  
考毫推縷剔求可中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三



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  
左丞俄復右丞還之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籍  
怒詈同列辯詐鷙刻帥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  
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  
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  
賦紙為籍渠以戶率如干為十五萬定可官有之  
令州縣別方為籍隸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  
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不可貴  
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  
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

以史平章初道  
碑錯簡在此

曰吾徵其餘貴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  
從容十救一二民焉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  
得為而公亦薨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  
日年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  
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馬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  
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為之閨壺不敢干外事與  
人交襟懷曠夷雖踈且賤不峻陞級不畱門廡游  
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  
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  
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



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  
張氏子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  
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即燿也篤其愛曰是他  
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  
慰副使換淞西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  
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燿未報會以其喪  
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州舊軍萬戶即舉公樞  
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真定之真  
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  
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宣代臣將制可授

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拜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  
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糜蓋相  
逐至爲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  
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塋又奔走京師  
營立三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燿亦故公者隧首  
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觀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  
之匪古專然天於皇輿將昇其金亦匪一聖能同  
軌轍聖武我祖剗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



留夫遺報待 帝之戮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  
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  
後事漸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  
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雷均之爲  
勤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  
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疆鯢騰海狐獠陸起威  
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庾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  
十纜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涅而  
黜一日霄首公壓宜信天不慙遣一疾不振難偶  
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

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  
太尉旣者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耀復世  
公祖孫相切王榮未成童亦贊龍虎歸偃斧丘奚憾  
之茹載烈以碑石獸衛之與溱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  
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  
中書左丞中書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  
兄故副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  
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



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  
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階西  
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  
帥安昌爲質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  
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  
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  
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  
姻王室自餘將相使放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  
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  
王姓由大父孝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

正月死蔡美武時即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以  
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  
官官以便官一都總帥俾從皇子闕端征蜀公留質  
帝所忠烈管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  
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郭義武陷  
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  
破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  
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  
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  
爲之與兄有異邪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



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 祖宗賓天  
取授符節悉收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

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  
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利州會  
將軍南詔馮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  
州魏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之民  
方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 憲宗自將討蜀忠烈  
集諸將問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於  
得一巨乘輿至左治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  
則曰吾曹援身健兒惟有能獎率士衆効死前驅

何至爲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  
烈泫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  
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  
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  
地可必能歲八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關關之  
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斬絕深可  
下尺猿猱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  
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銳禦者惟此而 帝勅諸  
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督之公前登  
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



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導。反。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三。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饒。教使勿下。帝書。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礮以徇。銀爲。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齎銀如。數加以金幣。爲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嘉陵爲。行計輿礮。鉅。以從公。奏無所事。此。不之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有宜虞以慮。病者時。蓬州壁。連山。閬州壁。大。夔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璧。

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搞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又蹕此。特暑我師疫矣。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屍。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爲交也。公又子身受之。



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詗強鄰入必摧壞其軍不  
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璽書褒  
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推收其團練使鮮恭  
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載獲遺甲仗寶幣  
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  
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衰其從者且以  
父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但副都總帥由行  
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  
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實  
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

其身竭力螭才羽翼之人無可明也總帥府屬郡一  
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  
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  
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嘗者紛披莫有我  
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 憲肅初出畋遇虎命射  
之一發斷其吭 帝喜亟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  
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纔世  
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  
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爲人信厚必昌必昌復信厚  
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於公與



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為固者  
前所以言揚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  
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  
獨受敵鋒為三帥打敵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  
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毋德章兩城距合  
為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淮戰夜則畫地分  
守傳警鼓祈篝火照城遠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  
敵盡知之况敢抽兵邀利他求哉惟是軍當其  
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殺敵搗壘掠敵府庫劉其  
人民逞志於忠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

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  
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  
民居縛劉帥去鑿夫入之失如此則兩公戍而克  
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  
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纒看汪氏隴西關  
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為不忤倫彘不忠讓忠烈忠惠  
貞肅迤芟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  
符垂躬必斧手柯歸親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  
太宗義武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雋功潛不自



張等翊吾家聞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木就防所由  
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闕歸以何以戾彼蒼者穹監  
下而公惟我 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報未隆何功  
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  
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騰尊祖  
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亦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姚燧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  
求勲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書以備纂脩

世祖皇帝實錄資用刪取者臣喜以思陛下先孝  
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  
遇謹已次寫臣祖常哥臣考者古並帶出處始終爲  
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槩已此何敢  
上比磐石宗臣勲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  
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謚  
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  
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哥贈龍虎衛  
二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奧駁氏從封定襄  
郡夫人興元行省左吉帶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



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  
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  
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炎張自顯李顯輩若  
千人疏公平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而  
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為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  
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為女真避  
遼興廟宗真諱改為直

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  
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衆即守威寧十一  
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可復失地定襄

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為萬戶招討使人有擾爾民  
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  
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  
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 太宗詔從太  
師國主戰河東山東庚寅 睿宗拔鳳翔明年從  
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  
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鈞之三峯山  
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  
山北為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  
緝卜征蜀田事宜還官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



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按都驩代領明年凡  
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  
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  
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  
敢復城郭墮而弗完田畝歲而輟耕民窘艱食時  
吾兵來扶戴白以資嬰善以偷斲生活竄竊太白窮  
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  
而殺之而生齒盡耗誠恐此蜀兵戍守招徠未降民  
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而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  
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由以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

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焉  
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  
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  
新至至民及田事可無時藉數具效以聞仍錫虎  
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  
一月之間三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  
之如所奏築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得警  
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於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  
焚之餘墾田數十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鉉鍾敷  
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榱巨棟重棗壯瓦宏壯



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主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庠鄭伏興褒城薛仕成西縣楊濟康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閏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於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徂詐或如爾言誠徂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采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制置

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兜零夜燿一城爲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鈎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禿薛來援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導由他山利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忘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



之官及是 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叙  
平金戰勞蓋 睿宗所聞 太宗者今賊玠至汝  
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  
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  
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  
都七日而撲堞墮塹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隣南  
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 世祖以大弟  
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恒所  
於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驚負  
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令軍民之  
官田不稅者無算糧是年下教若曰徃者興元軍  
民俱受買住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北其還也汝  
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  
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  
壬申九月七日終於興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肇  
於南鄭味溪之白雲嶺為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  
寔之壬午男十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  
嘗聞 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羊革而書之授以  
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厲國以永祚  
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為詔行



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關四太山之左右  
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九年非 睿宗  
奏是功 太宗太宗不知非 憲亦不舉而揚之於  
克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日一他人樹勳於  
開國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由人氏之手其間  
有善於紀述者後者猶擬其蹟刪去何一代之典況  
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之身荷二祖三  
宗及 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砥礪遇何如也人  
漢氏功臣子孫冒守先烈者惟一人一侯獨長沙王  
文熙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以心昆弟並時今

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  
於邊冠紳之蟬嫣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  
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持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父折與老戎  
行右頡左頡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  
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剗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  
鎮雄藩益整梁父金穀攘攘斧質在手施陽翕陰  
舒慘自口為艱為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獲其  
當大府如城雲屋邃邃朱塵綺疏歌鍾清吹聯目  
晚顏頤使趨風良庖致餼貽豹躡熊酒醅介驪登



萍雪滯純衣四序爲聲粹然昧者安之耽不知還  
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于野犇廬擅  
車勝地即舍維嶠之麓與沔之水往往禽魚識其  
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丘評  
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然莫納鑿不受公而兼之  
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隲曰天人之蓋棺旋踵朽  
息公有哀褒于沔開國生平之名燁其益昭矧予  
維翹丞弼兩朝無久維石以臭信者文一刊不磨用  
告無上



